

这堵断墙背后，我死去的父亲，母亲和我外婆都坐在饭桌前，就等我来吃饭。我已经游荡够了，很久没有同家人团聚，我也想同他们坐在一张桌上，谈点家常，像我被医生判定为癌症的那些日子里，在我弟弟家饭桌上，只讲那些不可能同外人谈而除了家里人也难得谈到的话题。那时候，每到吃饭的时候，我那小侄女总要看电视，可她那里知道，电视里的节目都是对精神污染的讨伐，头头脑脑对各界的宣讲，文化名流又一个个表态，把文件里的套话再重复一遍。这都不是小孩子要看的节目，当然也不适合下饭。电视报纸广播的种种新闻我已经够了，我只要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来，谈谈自己家里已被遗忘的往事，比方说，我那位疯子曾祖父，一心想过过瘾，把一条街的房产捐光了也没捞到一官半职，等明白受骗上当人也就疯了，把自己住的最后一幢房子也点上一把火，死的时候刚过三十，比我这会还年轻得多。孔老夫子之所谓三十而立，应该说还是个脆弱的年纪，弄不好照样精神分裂。我和我弟弟都不曾见过我这曾祖父的照片，那时候照相术可能还没引进中国，要不是能照上相的只有皇族。可我同我弟弟都吃过我祖母做的一手好菜，印象最深的是她那醉虾，吃到嘴里虾肉还在蠕动，吃一只且得鼓上半天的勇气。我也还记得我中风瘫痪了的祖父，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，在乡下租了农民的一幢老屋，整天躺在堂屋里的一张竹躺椅上，大门敞开，风穿堂而过，一头银白的头发总也在飘动。空袭警报一响他便急躁得不行，我母亲说她只好俯在他耳边，反复告诉他日本人没那么多炸弹，要扔只扔在城里。我那时比我这小侄女还小，刚学会走路，我记得去后院要经过一个很高的门槛，门槛后还要再下一个台阶，我自己爬不过去，那后院对我便始终是个神秘的去处。大门外有个打谷场，我记得同农家的孩子在晒的稻草上打过滚。打谷场边上那条清幽的河里又淹死过一条小狗，不知是哪个讨厌鬼把它扔了进去还是这自己淹死的，总归尸体搁在河滩上好久。我母亲严禁我到河边去玩，只有大人们到河滩挑水，我才能跟去刨沙，他们在河滩上挖出一个个沙窝，从中勺取滤过的清水。

我明白我此刻包围在一个死人的世界中，这断墙背后就有我死去的亲人。我想回到他们之中，同他们一起坐在饭桌上，听他们谈那怕最琐碎的事，我想听到他们的声音，看到他们的目光，同他们切切实实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即使并不吃饭。我知道阴间的饮食是一种象征，一种仪式，活人不能够进口，我坐在他们桌上旁听，突然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。我于是小心翼翼走向他们，可我只要一越过断墙，他们就站起身，悄然消失在另一堵残壁背后。我听得见他们离开的脚步声，甚至看见他们留下的空桌子。当然，瞬间桌面就长满了苔藓，毛茸茸的，又断裂了，坍塌在乱石堆中，缝隙间立刻长出了荒草。我还知道他们在另一间倒塌的房间里正议论我，不赞成我的行为，都为我忧虑。我其实没有什么要他们忧虑的，他们偏要忧虑，我想也许是死人通常都好为活人担忧。他们在窃窃交谈，我耳朵一贴到这毛茸茸潮湿的石壁上，他们就不说话了，改用眼色交谈，说我不能这样下去，我需要一个正常的家庭，应该为我找一个贤慧的妻子，一个能照料我饮食为我持家的女人，我所以得了不治之症，都是饮食不当的缘故。他们在合谋如何干预我的生活，我应该告诉他们毋须他们操心，我人

到中年有我的生活方式，我这种生活方式也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不会回到他们为我设计的轨道上去。我无法像他们那样过日子，何况他们的日子过得未必就好，但我止不住想念他们，想看见他们，听到他们的声音，同他们谈我记忆中的往事。我想问问我母亲，她是不是带我在湘江上坐过船？我记得在一只篾篷的木船里，窄狭的篷舱里两边各搭了一条木板，人一个紧挨一个坐，对面的膝盖都相互碰上。从篾篷里看得见江水快没到船舷，船身不断摇晃，可没有一个人出声，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心里想必全明白，这超载的满满一船随时都可能沉没，可就没有一个道破。我也装做不知道的样子，不哭不闹，也努力不去想那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灭顶之灾，我想问她那是不是在逃难？我要是在湘江找到这样一条船，这记忆就确有其事。我还想问她，是不是在猪圈里躲过土匪？那天也同这天气一样，下的细雨，汽车在山路上一个上坡的急转弯处抛锚，司机直后悔，说他方向盘再打紧一点就好了，一边的前后车轮就不至于陷进路旁的稀泥里。我记得是右手的轮子，因为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把行李全搬到左边贴着山坡的公路边上。又都去推车，可车轮光在泥里打滑就爬不出去。车帮子上还装了个生木炭的炉子，那时还在打仗，非军用车辆弄不到汽油。这车每次发动都要用铁摇手使劲去转，直到听见汽车放屁才能起。汽车那时同人一样，只有放掉肚子里的气上路方才舒服，可这车就是放屁轮子也只会打滑，溅得推车的人满脸是泥。司机一再招呼过往的车子，就没有一辆肯停下帮忙，那样的天气，天色那样昏暗，都纷纷在逃难。最后的一部车子亮着发黄的灯光，像野兽的眼睛，擦边过去了。后来就摸黑冒雨上山，泥泞的山路，一次又一次滑倒，一个拖住一个的衣服，全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，好容易摸到了一家没有灯光的农家，人死也不肯开门。众人只好挤在这家人的猪圈里避雨，背后黑黑的山影里半夜连连响枪，还闪烁一串火把，都说过的是土匪，吓得谁也不敢吭声。

我跨过这堵断墙，墙后只有一棵小叶黄杨，长得有小手指粗，风中颤颤抖动，在这颓败的没有屋顶的房间当中。对面还剩下半堵窗户，可以依在窗口往外张望。杜鹃和箭竹丛中露出些黑的石条，同样长满了苔藓，远看显得相当柔和，像躺着的人的肢体，一些弓起的膝盖和伸出的手臂。金顶上这寺庙当年有上千间殿堂和僧房，山风凌厉全盖的铁瓦。众多的僧尼陪同明代万历皇帝的父亲的第九个皇妃，在这里修行，那晨钟暮鼓一派香火的盛况不可能不留下痕迹。我想找到点当年的遗物，却只翻到了一角断残的石碑，五百年来连铁瓦莫非也全都锈完？